

小说选刊

评选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2007 中国 小说 排行榜

2007
ZHONGGUO
XIAOSHUO
PAIHANGBANG

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 >>> 叶弥
狗村长 >>> 李建设
末日 >>> 杨少功
蜜蜂圆舞曲 >>> 范小青
俄罗斯套娃 >>> 杨少衡
李十三推磨 >>> 陈忠实
颠倒的时光 >>> 曹敏
额尔齐斯河波浪 >>> 红柯
肾源 >>> 陈国平
淋湿的翅膀 >>> 明学文
一头叫谷三钟的

I247.7/247
:2007
2008

小说选刊 评选

'2007 中国
小说
排行榜

'2007
ZHONGGUO
XIAOSHUO
PAIHANGBANG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'2007 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评选. — 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639-1859-1

I.2… II.小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8820 号

'2007 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评选

策 划: 张 明 张秀枫

责任编辑: 姜 山

特邀编辑: 文 欢

版式设计: 牧童之春

出 版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: 100022)

发 行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(电话: 010-67392308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3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495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2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1859-1

定 价: 35.80 元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	叶 弥	001
狗村长	李进祥	012
蜜蜂圆舞曲	范小青	020
李十三推磨	陈忠实	031
额尔齐斯河波浪	红 柯	039
一头叫谷三钟的骡子	白天光	046
加油站	安 庆	055
未 日	韩少功	064

中篇小说

俄罗斯套娃	杨少衡	074
颠倒的时光	鲁 敏	107
肾 源	陈昌平	127
淋湿的翅膀	胡学文	177
亲爱的深圳	吴 君	215
老 家	荆永鸣	253
霍林河歌谣	白雪林	291
起 舞	迟子建	322

选自《小说选刊》2007年第2期

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

叶 弥

蒋百年是我们村子里最令人敬畏的人物之一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。我们村子四周围都是山，东南面的山后，还有一方很大的蓝色湖泊。村子里的老百姓性情温和，老老实实种着自己的地，家里有船的人家闲时也到湖里去打鱼，日子过得风调雨顺而平缓单调，昨天和今天一个样，明天还是这个样。感觉到在这儿过上一百年，就像过了一天似的。但是这并不是说村子里的人全都甘于默默无闻，这里也出现过令人敬畏的人物。

比方说，一百多年前从村子里走出的那个冷脸翰林，据说他在皇帝面前也是冷然应对的。还有那个赫赫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湖盗，他先是和日本人打仗，后与解放军打仗……他是一条好汉，可惜了。蒋百年身形矮小，木讷寡言，既不是读书人，性情也不凶悍，他与邻村一个绰号叫老黄牛的司机合伙开着一辆中巴车，轮到他休息的时候，他就在院子里给花圃浇浇水，拔拔草，脸上挂着温和知足的微笑。

村子的东面有一座长满竹子的满山，满山上有一座明代造的寺庙，一年四季受着山下百姓的香火。到了“文革”，有一次，城里的“红卫兵”联络了村里的“红卫兵”，浩浩荡荡，手里拿着五花八门的器械，像土枪，皮鞭什么的，居然还夹杂着几杆红缨枪，呐喊着冲上山，指望转眼间就收拾掉这座庙，没料到蒋百年腰里绑着土炸药，守在进庙的路口，脸上比他们还大义凛然呢。从下午对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，“红卫兵”们撤走，总算人和寺都安然无恙。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笑容的蒋百年成了英雄，他守卫在进庙路口的形象据说威风凛凛地活像一头老鹰，他从此也被人叫出一个“蒋老鹰”的外号。传说村里最年长的蒋八公放下架子，当天夜里赶到蒋家，掀起自己的棉袄用肚皮给蒋百年捂冻僵的脚。

后来，村子里的婆娘们就告诉自己的丈夫，蒋百年为啥要那么拼命地护寺呢？原来他的老婆私底下是一位笃诚的佛教徒，他要讨他老婆的欢心呢。

尽管风传这样的冷言冷语，此事过后，蒋百年腰缠炸药包的形象还是被人记住了，他与翰林、湖盗一起，成了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。

蒋百年的老婆葛宝珍笃信阿弥陀佛，每个月的初一和月半吃素斋，逢菩萨的生日

也吃素斋。她是个做事大大咧咧的女人，吃素斋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尝一小口葱油饼什么的，吃得嘴巴“啧啧”响。葱油饼当然好吃，粉里拌了鸡蛋和切得绝细的香葱，放在热猪油里炸成两面金黄色，黄昏的时候坐在院子里吃这个，满桌子上就它最是鲜艳夺目，它是餐桌上开放的花，又大又香，简直压过院子里开放的香水玫瑰。

这天是月半，照例上山烧香叩头的日子。一大早，村里的几个女人就来到蒋家叫葛宝珍，葛宝珍让她们坐在院子里，自己楼上楼下地跑，屋前屋后地转。几个人等了片刻，不耐烦起来，一个叫马淑琴的中年女人喊道：“葛宝珍，你再也不走，我们就走啦。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上山吧！”

葛宝珍马上出现在她们的前面，应着：“来了来了！”

——走到外面，她小声说：“我亲家两口儿昨天傍晚来的，要住两天才走。我五点钟就起来给他们煮粥、摊饼——这两天我可是有事情做了。”

她说完嘴巴美滋滋地吧嗒了一声。马淑琴把脸凑过去仔细看看她，问道：“葛宝珍，你的嘴巴上怎么回事？油光光的，你又偷吃什么东西了吧？”葛宝珍用手擦擦嘴，睁大眼睛，摆出一副抵赖的样子：“什么？我偷吃东西了？我偷吃什么了？你再胡说八道，等会儿在菩萨面前打你的屁股。”

她们上了满山，来到寺庙里。天还没怎么亮，庙里黑乎乎的。除了她们几个，还有别的村里的妇女也在烧香或轻声唱经。葛宝珍走进庙里的时候，一个跪在菩萨面前的老女人嘀咕了一声：“谁吃了荤啊？”这老女人形容干枯，瘦得剩一把骨头，头发却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。葛宝珍偏过头去一看，认得是浦村的戚寡妇。这戚寡妇是个没人敢惹的主，她打一斤酱油，非要人家给一斤二两不可，她说人家短秤。不补给她二两的话，她就朝地上一躺，说出她的经典名言：“我是个寡妇！我要什么没什么。你们样样齐全，当然要欺负我这个苦命人。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人吧！我在菩萨面前给你们烧高香了。”

葛宝珍见到是她，肩膀一耸，暗地里一笑，马淑琴看到她的笑容，嘲讽地在她的胳膊上揪了一下。

葛宝珍上了香和供品，跪下来。她与戚寡妇隔着七八个人，但是从空气里嗅到了一些什么。不，确切地说，是感觉到了什么。戚寡妇直起上半身，张开她那薄削的鼻孔，脑袋慢吞吞地四下转一圈，厉声问：“谁吃了荤啊？”她的声音嘶哑悠长，在黑暗静谧的屋子里显得十分凄凉。一时间，她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，她得意起来，晃晃身体，语调平和地重申：“有人吃了荤了。”

大家都不去看她，该烧香的烧香，该诵歌的诵歌。戚寡妇在众人的脸上扫了一眼，心里开始打退堂鼓。这件事眼看着再过几秒钟就没人理会了，突然事情起了变化，佛堂里走进一个和尚，傲慢地问：“我听说谁在今天吃了荤了？”

女人们看到他，不安地交头接耳，就像一阵风刮过池塘，又像一阵风刮起了一堆干草。这和尚大家自然是认得的，一个小庙，大家常来常往，每个和尚从什么地方来，什么脾性，大家都是清楚的。一般来说，寺里的和尚都是安静祥和的人，走进来

的这个和尚叫智修，恰恰不是个安静祥和的人物。有人说他极聪明能干，精通周易八卦。但他脾气暴躁，为人自大。原先是城里一座大寺里的和尚，因为老是和师兄弟们拌嘴，还经常对香客胡乱预言命运，香客告了状，被住持赶到这里来修炼。

他走进屋来，站在那里像一座铁塔一样。屋里很暗，但是葛宝珍看见了智修脸颊上没刮干净的两道络腮胡子，它们呈现出让人害怕的青黝黝的光。他问完话，一个一个地挨着审视，他看到葛宝珍时，葛宝珍忽地在人群里举起手，诚实地招认：“是我，是我尝了一口葱油饼。”

谁也不知道这时候的葛宝珍是怎么想的，促使她举手认账的动机是什么。事情发生得太快，也许她自己都不太清楚到底想了些什么。有一点肯定的是，她的诚实表白让众多的女人松了一口气，当然戚寡妇除外。大家都想，凭着葛宝珍的身份，只要她认下账，这事情就轻松地过去了。

智修好像没听清楚，瞪大了眼睛凶狠地直视葛宝珍，问：“你吃了什么？”葛宝珍在大庭广众被这和尚逼问，不由得又是羞愧又是后悔。事到如今，无可奈何地回答：“我尝了一口葱油饼。”智修想了一想又问：“是不是猪油煎的？”这次葛宝珍闭紧嘴巴了。智修看了一眼葛宝珍，低下头，嘴里开始嘀嘀咕咕的，像是在祈祷，又像是在咒骂。马淑琴挤上来劝解道：“大师傅，你饶了她吧。她平时做了很多好事呢。她的当家人，你也许听说过，叫蒋百年……蒋老鹰的，‘文革’时候护过这座庙的……”智修嘴巴里停止嘀咕，手一摆打断女人的唠叨，朝葛宝珍脸上一指：“你冒犯菩萨，马上就有大祸降到你头上了！”葛宝珍终于忍不住了，喊道：“我要见方丈。方丈不像你这样的。”智修说：“方丈今天生病了，在床上躺着起不来了。你快快回去吧，把你嘴里的腥味刷干净。”

葛宝珍默默地走了出去，脚步沉重，下山的路比来的时候长了好几倍。

她刚出去，智修就显能说：“对那些存心亵渎佛祖的人，佛祖的惩罚最严厉了。你们瞧着，不出三天，她就会出车祸。我说话是极准的。”

邻村的一个老太太听不过去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！你还准呢？谁不知道你在城里胡乱给人算命，出了事才到我们这里来的。”

智修对老太太翻了一个白眼，这话说到了他的痛处，他不好说什么，转身走出来了。到了门外无人的地方，他歪着脑袋，两眼瞧着天上，愤愤不平地自言自语：“哼，葱油饼！我有三十年没碰过它了，你倒是想吃就吃的……”呆乎乎地想了一想，猛然一跺脚，正想再次发点什么牢骚时，屋子后面转出一个和尚，对他说：“智修，你又在乱思乱想什么，是不是又被师傅训了？”智修正想发作一下，那和尚也不理他，一阵风似的走了。

太阳升起很高了，山上吹着小风，被夜露打湿的路和树都干了。平常从庙里下来，是葛宝珍最快活的时候，谁不知道她的男人护过这座寺庙？谁不知道她的男人宝贝她？但是今天不同了，葛宝珍一步一拖，走到半山腰就再也走不动了，坐下来睁大眼睛喘气，眼睛里空空的，什么也看不到心里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同村的女人们从庙里赶过来了，于是她们一起坐在地上休息。很奇怪，天并不热，葛宝珍的身上却一个劲地出冷汗，额头上的汗珠密密地朝下流，擦也擦不完的样子。马淑琴怜惜地看着她说：“葛宝珍，你想开点。自古以来吃荤的和尚都多的是，你没听说过‘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’这句话？你不过是尝了一口葱油饼。智修是个恶和尚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上次他说人家刘三婆婆不敬菩萨，要遭天雷打。人家刘三婆婆听了哈哈一笑，理也不理他，到今天还活得好好的。”葛宝珍听到马淑琴拿刘三婆婆打比方，心里有些不悦，因为刘三婆婆无儿无女，一年四季有三个季节在外面捡垃圾或乞讨，她住的房子在湖边，两间破瓦房，又小又潮湿。这个乞丐婆逢人就说好话，点头哈腰，怎么和她能比呢？她是蒋百年的老婆，蒋百年在地方上是一个人物，这么多年来她帮着丈夫经营家业和声誉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她不是个等闲之辈，算得上是一个女中丈夫。

葛宝珍抹了一把汗，不说话，站起来先走了。

葛宝珍回去就睡觉。蒋百年带着亲家到镇上去了，中午就在那里吃了饭，一直到傍晚，两亲家才在路上搭上蒋百年的中巴车回村。葛宝珍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从中午睡到傍晚。当蒋百年把她从绣着鸳鸯图形的枕头上摇醒时，她糊里糊涂地看一眼老伴温和的笑脸，又看一眼窗外浅黑的天色，喃喃地说：“天还没亮呢，淑琴她们要到出太阳的时候才来叫我上山。”/她一刹那把今天上午发生过的事忘了，以为一切还可以重来一遍的。

她坐起来，把丈夫支出去，想起智修的预言，郁闷地淌了几滴眼泪，然后爬起来给一家人做了晚饭。两亲家嚷嚷着早晨的葱油饼好吃，她只得又做了几张葱油饼。看着大家争着吃饼，她一个人没滋没味地在旁边喝着米粥。

这情形被蒋百年看在眼里。

晚上睡觉时，蒋百年问她：“你今天精神不大好，是不是上山去受了风寒？”葛宝珍闷着头在床上整理被子，淡淡地说：“没有。立秋了，我浑身乏力，每年立秋都是这个样子。”铺好被子，她自己先躺下来，脸朝着墙，摆出一副不愿答理别人的样子。蒋百年在她身后坐了一会儿，看她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，就干笑了一声，走出门到马淑琴家去。隔着没多远就听见她家里吵嚷得厉害，走近了，才知道她与两个双胞胎男孩吵成一团。她对孩子们嚷嚷说，当年她求菩萨，只要一个的，又没要两个，请他们中间的一个谁现在就回去吧。一个男孩眼泪汪汪地说：“你让我们回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淑珍大声说：“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到什么地方去，你们两个读书不用功，以后只能像刘三婆婆那么活。我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趁早走一个。”另一个男孩儿凶狠地说：“我们要走就一起走，你休想留下一个当奴隶。”马淑珍的丈夫阿坤背对着他们看电视，“哈哈”狂笑起来，不知道是听了这句话觉得好笑，还是从电视里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东西。

蒋百年站在门口，轻轻咳了两声。还是阿坤听到了，拿了香烟走出来。蒋百年说：“我不抽烟，戒了一年多就没上过嘴。”阿坤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吸着，隔着香烟

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，说：“家里这三个东西老是闹哄哄的。”蒋百年说：“哪家不是这样的？就说我家里那口子，先是请了观音，后来又请了大肚菩萨、钟馗、八仙……说是避邪的。前几天又要我上城里给她带一张毛主席的像，说如今时兴家里挂毛主席的像，也是避邪的。我总是忘了这件事，今天想着你是做古董生意的，你手上兴许有。”阿坤殷勤地说：“有，有，我手上有几张‘文革’时候的毛主席像；朋友托我卖的。百年哥，我去拿一张你看看。”

片刻，蒋百年拿到毛主席像，看也不看，握在手里说：“你忙吧。明天和你算钱。我走了。”他走到门口，回过头，好像无意中说道：“你嫂子今天和淑琴她们上山，回来精神不太好。淑琴有没有告诉你什么？”

蒋百年很快就从阿坤那里得知妻子和智修的冲突了。阿坤说到预言那一节时，十分激动，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，好像他亲身经历了一样，从中也可以想见当淑琴向他描述这件事时有多么激动。

现在我开始说蒋百年了。当蒋百年听见智修的预言时，他脑子实实在在地晕乎了一下。但他是个要强的男人，他不会让别人看见他内心的慌张，一丝一毫也不会。他马上笑起来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谁不知道智修这东西老是胡说八道？他的话也能信？”

事至此，他的思路和所有人一样，放到那个莫名其妙的预言上去了。大家都想：就算这个预言是荒唐可笑的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万一说准了呢？这世道谁都靠不住，只有靠自己凡事小心在意。

屋子里淑琴和双胞胎不吵了，三个人六只大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他们。蒋百年被他们望得浑身不自在。

他走时，阿坤追着他问：“百年哥，要不要叫人去教训那和尚一顿？请他滚回城里去，少在我们这里惹是生非。”蒋百年说：“教训他不管用的。”淑琴的丈夫眨巴着眼睛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教训智修不管用？

蒋百年现在要走回家去。从淑琴家走到自己的家，需用大约十分钟时间，经过人居住的屋子和屋子边上的果园、花圃，再要经过一个大池塘。夜里的小路散发着鸡鸭的粪便味，新割的稻米味。橘子的清香是整个夜晚的大背景，晚饭花的味道特别悠长。秋露水下来了，露水没什么味道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露水里就有淡淡的往事一样的味道。短短十分钟的路程，闭上眼睛都能摸回去的路，温暖可亲的路，蒋百年却走得风云变幻。

如何描述蒋百年此时的心理活动是一个问题，他此时的心理十分复杂，当他得知那个预言时，他马上觉得自己矮了一头。这种感觉不仅是心理上的，还给他带来了无比真实的现实感。就像他现在走在路上，时不时地看看自己，再看看头顶上的月亮，寻思着：是不是今天的月亮特别地高，人的个子才显得特别地矮小？他皱起眉头。他不喜欢现在的感受，这种感受让他痛苦。

刚才说过了，秋露水里有一股淡淡的往事一样的味道，这也是蒋百年的感受。想

起了往事，他便觉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。有些话是不能对别人说的，有些话只能对自己说。于是他在池塘边蹲下来，两只手抱住膝盖，这种姿势让他有了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。池塘里有一条鱼“啪”地跳了出来，又“啪”地落进水里，水波在月光里荡漾开来，伸展到岸边，岸上的虫子忽地齐声鸣叫起来。趁着这热闹的时候，蒋百年大声说：“蒋老鹰，你别信邪！”

邪门的事还是发生了。这天夜里，蒋百年回去时对葛宝珍说：“有我在，你会活得好好的！”葛宝珍早就睡着了，听不见他的话。第二天早晨，蒋百年被葛宝珍推醒，葛宝珍一脸惊恐地说：“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被你的汽车压死了。”蒋百年推她一下，斥责她：“胡说！”葛宝珍激动地说：“我做了两个这样的梦，记得清清楚楚。百年，我要大祸临头了。”蒋百年披衣下床，被葛宝珍一把拖住，她可怜巴巴地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到哪里去？”蒋百年掰开她的手说：“你放手，我要出去静静心。”

他走出去，四下望了一望，心里乱七八糟的，决定先到公厕解个手。村子里只有一个公厕，坐落在大路边上。他蹲下来，突然发现厕所门口有个人影一晃掩到墙边去了。他定定神喝道：“谁？”马上有个人走进来说：“我。阿坤。”蒋百年恼火地问：“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？”阿坤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百年哥，我来向你说了个事，你只当我放了个屁，别朝心里去……我老婆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说是宝珍嫂子被一辆汽车撞翻了，那汽车像你的汽车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像一头炸螞一样蹦了出去。

蒋百年蹲在那里，摇着头苦笑，一个劲地骂：“放屁放屁……”

他提上裤子出去，迎面碰到刘三婆婆。刘三婆婆祖上可是显赫过的，她是那个冷脸翰林的后代。世事沧桑，刘三婆婆现在推着一辆破自行车，正要到镇上去捡垃圾。刘三婆婆碰到什么人都要说一番好话的，她一看见蒋百年话马上出了口：“英雄，你是个大英雄。真的是英雄……大英雄……”蒋百年闪到一边让她过去。

刘三婆婆却不过去，慢吞吞地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家要惹上麻烦了。我刚才看见淑琴，她告诉我说，夜里做了一个怪梦，说是宝珍被汽车碰坏了。她叫我不要去和别人说，但我看见她告诉方达海的老婆了。方达海的老婆肯定再要去告诉别人……百年兄弟，这几年你发了财，也不知道惦念惦念我们这种人。”

蒋百年什么也不说，让刘三婆婆走过去。刘三婆婆最想说的其实是最后那句话，听得出她是有点怨气的……仿佛村里对他蒋百年有怨气的人还不少，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还不知道呢。

蒋百年接下来就碰到了村长，村长也是来上公厕的，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，一定要到这里来拉屎撒尿，否则就便秘。两个人脸对着脸，没有说话，乡下有身份的人在厕所里外是不说话的。两个人擦肩而过。蒋百年忽然起了疑心，他好像看见村长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脸上冒出一抹嘲笑。他回过头去叫住了村长：“你在笑我吗？”村长吓了一跳，慌忙回答：“没有没有。有啥好笑的？”蒋百年“噢”了一声就走。村长回答完了觉得不对劲，情绪激动地向蒋百年的背影招着手，喊道：“百年哥，你怎么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？”蒋百年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就是用这种腔调！怎

么？”这句话村长听到了，他不快地嘀咕：“妈的，人越老就越是像个小孩子。你当你真是英雄啊？”

蒋百年不答理村长，他站下来四处看看，陡然觉得生活的什么地方隐藏着无形的杀气。他没有目标地冷冷地笑了一声，这一声冷笑颇有力量。

大约一个小时后，他出现在满山上的庙里。住持把智修叫来，一边咳嗽，一边训斥他。智修等住持数落完，撅起嘴巴说：“你说来说去，就是说吃葱油饼是对的。我今天就下山去吃葱油饼。”说完扬长而去。住持猛地咳嗽了一阵，咳得弯下了腰。片刻直起身体对蒋百年说：“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……他心怀怨恨，不能开悟。这种人由他去，但是蒋先生要知道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，各人有多少福分上天早就注定好的。”蒋百年皱起了眉头，不快地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难道上天也要整我一下吗？”住持从袖子里拿出一块手绢擦擦嘴，说：“今生修养，前生还有冤业呢。”蒋百年听出住持的话里有些傲慢，不禁笑了起来：“这么说这世上就没有地方讲道理了？”住持文绉绉地说：“你是我小庙的大恩人……”说完这句话后，他语气一顿，眼睛也垂了下去。他不喜欢提到这个话题，那让他有欠债不还的感觉。他继续说：“你是我小庙的大恩人。我会想办法在菩萨面前消你的罪业。你要静心，还要坚忍，不然有难。”

蒋百年被住持吓唬了几句，不好多说什么，愤愤地从山上下来，在山脚下碰到前来寻找他的老黄牛。今天应该是老黄牛出车，但老黄牛的孙女今天满月，他想在家里喝酒。他刚才把车子开到蒋百年家里去了。他走在村子里听别人议论说，蒋老鹰上山求菩萨去了。村里有些人这么说：别看蒋老鹰狠了大半辈子，人家智修胡说一句，他就顶不住了，吓得屁滚尿流地上山找方丈去了。方丈受过他好处的，铁定会为他消灾的。菩萨那边也能开后门的。老黄牛说完就笑出声来，他觉得这些话很好笑，太有趣了。他笑了一半没能笑下去，因为蒋百年的脸色陡然铁青。蒋百年咒骂道：“我一上山怎么就有人知道了？这个地方有鬼。”老黄牛劝解道：“百年，你这几天跟往常不太一样呢。这些小事也计较起来了？这样吧，不管有鬼没鬼，你今天也不要开车了。你今天开车是有危险的。你跟我到儿子家里喝两杯，消消闷，长点精神，下午再回去。”

葛宝珍夜里连续做了两个噩梦，白天一边手里做着事，一边心里胡思乱想。往常这时候她可是精神十足的，有时候嘴里还要哼哼地方小调。两亲家坐在院子替她剥毛豆，他们自然不知道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多说些什么。后来马淑琴打来了一个电话，说她家里大蒜叶子没有了，问葛宝珍可有。葛宝珍刚回答说没有，马淑琴紧跟着说蒋百年上山了。

葛宝珍“啊呀”一声，浑身冷了。

放下电话，葛宝珍就呆呆地守在电话边上。她像痴了一样，守了一个多小时。突然醒悟过来，明白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守候些什么，这才给村长家里打了一个电话，村长不在，村长的老婆知道蒋百年上山去了，她安慰葛宝珍没事的，说，凭着蒋老鹰的

为人处世，那智修还不乖乖认错。再说这件事确实是智修不对，佛也不是这样强加于人的。吃了一块葱油饼并不说明这个人佛祖就不诚心了。葛宝珍听得眼泪汪汪的，不停地擦眼睛，她现在安心多了。她小声纠正村长的老婆：“不是一块，我就吃了一小口。”

心情大好的葛宝珍开始准备午饭。亲家婆在院子里笑着喊她，说：“宝珍，我还想吃葱油饼呢。真是百吃不厌的。我回去就吃不到了。”葛宝珍答应着去屋后橘园边上掐葱，心里说：“我才不管你这个老太婆爱吃不爱吃。”她想的是蒋百年，此时，她对老伴满心的感激，她想不通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好丈夫。其实她一开始根本不会做葱油饼，只是看见蒋百年到别人家里去最爱吃这道点心，才下决心学会了。今天中午当然她会把自己的心全融到葱油饼里去，不怕他吃了不开心。

做葱油饼就四样东西：糯米粉、葱、鸡蛋、盐。并不是鸡蛋和葱越多越好吃。不是的，恰到好处才好吃。什么是恰到好处？在到位的地方多一点点。什么东西多一点？那就是葛宝珍的经验在起作用了。

这天中午，葛宝珍做好葱油饼，又做了几个菜，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等蒋百年。蒋百年的手机没有带走，就放在床头。眼看过了午饭的时间，她打发两亲家先去吃。两亲家让她过去和他们一起吃，她坚决地拒绝了。她往常不是这样的，往常她和蒋百年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松松散散的，谁先吃谁先睡没有计较。

她今天非常计较。非但不肯吃，还悄悄地溜出门朝满山的方向去了，她心里想着也许会在路上碰到蒋百年，那样的话，他们就一起肩并着肩走回来，她的心里不会再虚弱，将会无比踏实。她迫切地需要这种感觉。路上，有个熟悉的女人招呼她：“宝珍，到哪里去啊？”她诚实地回答：“老蒋到山上去了，我去看看他。”那女人马上取笑她：“哎呀，弄得像小夫妻一样，不怕丢人。”葛宝珍笑了一笑就算应付了。

昨夜里下了一场雨，路上早就干了。但是路边的竹林在阳光强力的蒸郁之下，散发出一股霉烂的气息。这气息让女人想到了一些与死亡有关的令人不快的场景，她在满山脚下站住，抬头看看山丘，那山上满山遍野都是竹林——令人不快的竹林。

再说蒋百年跟着老黄牛到他的儿子家里去，他酒量不大，平时也不好酒，只喝了一瓶啤酒，剩下的时间全在听人家说话。吃完这顿饭，他的心情好多了，两只手背在后面，独自从小路绕回了家。两亲家告诉他，葛宝珍见他没回家，中午不肯吃饭，后来就悄悄走了，有一个小时吧。也许她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了。

蒋百年二话没说，开着小中巴车就朝满山脚下去找葛宝珍。他往常也不是这样的。往常他回家根本就不管老婆在不在家，在谁家玩或者帮谁家做什么事，他对女人很放心的，他的女人很能干，很有脑子，她从来不会有事的。

蒋百年从昨天起，心里开始莫名其妙地虚弱。他要让她稳稳地坐在边上，有她在边上，他心里会十分踏实。他们这么多年来互相依靠，彼此能感到凝聚在他们中间的那股力量。

他看见葛宝珍了。葛宝珍无精打采地一个人在路边走，脸朝着他，是回家的方

向。她想着什么，根本没发现蒋百年的车子已到了面前。蒋百年高兴地咧开了嘴，猛地按了两下喇叭。她听到了，突然抬起头来，脸上一副惊喜的模样。在惊喜之下，她朝路中间跨了两步，对着驾驶位上的蒋百年挥起手来。

于是事情就发生了。蒋百年感到自己稳如泰山地踩下了刹车，但是他却惊奇地发现车子非但没有停下来，反而猛地向前一冲。待到它停下来的时候，葛宝珍不见了，她在汽车底下。蒋百年瘫倒在位子上动弹不得。他现在明白过来是踩了油门了。他想起葛宝珍还饿着肚子呢。

捡垃圾的刘三婆婆是村里最早的目击者，她马上在闯祸的汽车前跪下来祷告上天，还感叹了一句：我一无所有，阎王爷不会来找我。做人真是不能太风光的。

满山脚下发生的这件事，满山庙里的和尚很快就知道了。住持一边派人下山去帮忙，一边叫人找来智修。他一看智修就拿起红木抓手打他的秃脑壳，骂：“你这张破嘴，你这张破嘴，叫你这张破嘴……”智修辩解说：“我是瞎说八道的。我喜欢乱说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住持说：“知道，知道。”一抓手下去打在智修的眼睛边上，把他打得跳起来，大叫：“死掉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？那是她的命！”住持一听更是恼怒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还说什么命。没有什么命！就是你这张破嘴。”他下手越发沉重。打着打着 he 哭了起来，好像他打的是自己。智修挨了一顿打，瞅个空，溜烟地逃走了。住持气喘吁吁地坐下来，自言自语：“我算看透了！”他看透什么别人不知道，走进来服侍他的小和尚只看见老和尚一脸的伤心无奈。

现在是下午快接近傍晚的时候，东南方向的天空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西边快落山的太阳陡然无比明亮炽热，把人的脸都照薄了。蒋百年坐在院子里，拿起一张葱油饼放在眼前一照，阳光透过它映到脸上，苍黄而黯淡。

按照地方上的风俗，死人在家里停放三日后火葬，富有一些的人家还要请和尚诵经超度。蒋百年第二天下午就把葛宝珍送进了火葬场，也不请和尚诵经超度。但是他还算近人情，葛宝珍火化的当天晚上，他按规矩在家里摆了四大桌子。大家都提心吊胆，不敢大吃大喝，只有他喝得酩酊大醉。

看看夜深，露水下来了。赴宴人早就走光，蒋百年还赖在桌子边上不肯起来，老黄牛心肠很软地陪着他说话。蒋百年酒后说了许多疯话。

比如：他说他是个英雄，永远都是个英雄。虽说他长得不像个英雄。

再比如他攻击命运这个玩意儿，他说也许有命运，但他偏不相信。

老黄牛点头如捣蒜，他赞同蒋百年的话，蒋老鹰确实是个英雄。命运这东西也是飘忽不定的，可有可无的。现在夜深了，夜幕下只有他们两个。老黄牛说：“你看，露水把头发都沾湿了，该睡觉了。”

蒋百年拍着桌子大叫：“不睡，今天不睡。”他痛苦万分地用脑袋撞桌子，告诉老黄牛，出事那天他才喝了一瓶啤酒，才一瓶啤酒。而且离出事时还相隔着一个多小

时。他想来想去想不通，究竟为什么他要去找葛宝珍呢？

他说完就站起来走出去，老黄牛紧紧跟在后面。蒋百年在村口找到了出事的那辆中巴车。出事以后它一直孤零零地待在那儿，已经蒙上了一层灰，没人敢去碰它。它犯的错误可不小，但是它浑身上下看不出犯错误的痕迹，除了车头那儿略有凹陷外，它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损坏。

蒋百年一把拉开门坐了进去，他要证明给老黄牛看，他今晚喝了那么多的酒也能把车子开得稳稳当当的。老黄牛含着眼泪上去抱住他，想把他抱下车子，但是蒋百年机灵得很，已经把车子发动起来了。

说真的，蒋百年开车开得好极了。往常他的驾驶技术是一流的，这次简直顶呱呱。他沉着地问老黄牛：“黄牛，怎么样？”老黄牛跷起大拇指夸奖：“这条路上找不出第二个人！”开着开着就到了出事的地方了，蒋百年突然警觉，问：“老黄牛，到啥地方了？”老黄牛说：“到满山山脚下了。我们回去吧，还是你开车。”蒋百年“噢”了一声，停下车子，把头探出去朝山上看了一阵，说：“我是护过这座庙的。现在看看它实在太小了，我要找一座世上最大的庙去保护。”老黄牛耐心地劝导他说：“你不要去操心人家的事，人家的庙，自然人家会保护。”老黄牛说：“你说的话当然有道理，但是不去看一看怎么能知道呢？”他显得脑子很清楚。接下来他就很有条理地问老黄牛：“我说老不死的黄牛，世上最大的庙在什么地方？”老黄牛的兒子今年夏天刚与几个朋友开车到过西藏，所以他脱口而出：“布达拉宫，在西藏。”蒋百年想了一想说：“我知道了，那天在你儿子家里喝酒，你儿子跟我说过这件事。他们是从南京走的，到安徽，到兰州，到甘肃……从格尔木进青藏线……他们说开了八天到布达拉宫。我算了一算，用不了八天就能到那里。”老黄牛生气地说：“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。”蒋百年说：“那我现在就去了。”老黄牛赌气说：“去吧。你这破车到不了安徽就要抛锚。”

蒋百年真的走了。

老黄牛后来对人推心置腹地说，蒋百年当时虽然喝多了酒，但他不是说着玩的，他真的要走了。

从此以后，老黄牛的生活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等蒋百年的电话。

蒋百年第二天没来电话，第三天也没来电话……到第十二天的傍晚，老黄牛的手机响起来，上面显示一个陌生的区号。老黄牛打开一听，里面一阵线路嘈杂声过后，蒋百年语调兴奋地对他说：“黄牛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死了？我还不死呢，我马上就要翻唐古拉山，明天就能到布达拉宫了。”老黄牛的眼泪下来了，还有些生气。这个蒋老鹰，要走起码带个手机，可以随时联系，大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为他担心。心里这么埋怨，嘴上说出来的是：“你到了布达拉宫，要是人家那里不需要你保护，你就赶紧回来。外面再好，不如家乡……”

手机突然断了，老黄牛马上打回去，怎么也打不通。他只好对着“嘟嘟”响的手机把话说完：“我不在乎车子，只要你人安全回来，车子就是报废，我也不骂你一个字。”

老黄牛当天夜里一夜没睡，蒋老鹰在翻越唐古拉山，他不敢合眼。

但是蒋百年就此杳无音信了。关于他的传闻很多，有人说他在翻唐古拉山的时候必死无疑，有人说他去西藏不过是个幌子，实质上是畏罪潜逃。也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去西藏，他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。只有老黄牛深信他的老搭档已经到了布达拉宫，并且在那里驻扎下来。

于是一年以后，老黄牛到布达拉宫去寻蒋百年了。他的儿子在拉萨有朋友，儿子的朋友是个灵活人，替他多方打听，人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开着小中巴的汉人到这里。这一天傍晚，老黄牛又来到布达拉宫广场，坐在地上，不甘心地看着山上的布达拉宫，太阳光从西边照亮了布达拉宫的一侧，它投下的巨大的阴影覆盖了山顶上的大部分建筑，这是一天中最美丽也是最有魅力的时刻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老鹰从老黄牛的头顶上飞旋而过，它翅膀搅出来的风吹起了老黄牛的头发。它落在了地上，离老黄牛不远。老黄牛心里一动，对它说：“喂，你是不是蒋老鹰？”老鹰一本正经地转过来了，黄澄澄的圆眼严肃而善解人意地看着老黄牛，它保持着这种姿势，一动也不动。老黄牛恭敬地站起来，他认定这头鹰就是蒋百年。蒋百年说过，这世上也许有命运这东西，可他偏不信。不信命的蒋百年也许变成了一头展翅高飞的鹰。

片刻，鹰一冲而起，向着布达拉宫飞去。老黄牛极目远眺，目送这头鹰消失在布达拉宫里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叶弥：女，1964年6月生，苏州人，1994年开始业余写作。著有小说集《成长如蜕》《钱币的正面反面》《粉红手册》《去吧，变成紫色》《天鹅绒》，长篇小说《美哉少年》。现居苏州。

选自《小说选刊》2007年第3期

狗村长

李进祥

病倒第三天了，屋子里还是没有进来一个人。德成老汉真的有些着急了。

三天来，只有马三家的那条黄狗每天都进来两回，早晚各一次，钟点也错不了多少。德成老汉没看到它，但能听到它进院子时和在院子里找吃食的声音。德成老汉知道它是早上出门打食的时候顺便来一次，晚上回家时也顺路来一次。黄狗是自谋生路，自己给自己打工。黄狗也算是留守的，它的主人马三家搬到城里去了，只留下了它。其实它也曾随马三一家进城去了。蹦蹦车上拉着马三一家人和舍不得处理掉的一些家什，冒了几股黑烟，留下一股柴油味出了村子，黄狗就顺着黑烟和柴油味跑出了村子，一直跑到城里。狗的生命中也有些舍弃不掉的东西，这和人没有两样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是三个月，也许是半年——人来人去地都记不住，谁还记得一条狗呢——它又出现在村子里了。都以为马三一家在城里混不下去，又举家搬回来了，到马三家去看，还是那个破败的院子，房顶子都给扒掉了，圈壳郎像被抛弃的女人幽怨的眼睛。马三一家并没回来，只有黄狗回来了。又都猜测它为啥回来了，狗不是人，不会有故土难离的心思。也许是马三在城里住上了楼房——这是很有可能的，马三在城里卖羊杂碎，据说生意红得很呢，住了楼房，谁还养活一条大笨狗呢？住楼房的人都养那种巴儿狗和细细狗；也许黄狗是被城里人赶出来了；也许是城里太吵闹了，它住不习惯；也许是受了城里那些狗的欺侮，伤了自尊……反正它是回来了。按狗理说，主人家哪怕是到天边上，狗也应该随到天边上，主人家没回来，黄狗却回来了，河湾村的人就觉得不对劲。对它回来的原因，河湾村的人又是将人心比狗心。

黄狗回来依旧住在马三的废院子里。院子的大门和房顶都拆了，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当初马三主张不拆的，说万一混不下去了，回来也好落脚，可婆姨说啥都不答应，说在城里面捡垃圾讨饭也不回来了。女人要是打定了主意，比男人坚决得多。黄狗并没在意这院子的破败，住下来，俨然成了院子的主人，只是没有人给食吃，它得自己出去找吃的，早上出门打食，晚上就回到院子里。

有几个婆姨媳妇子，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，也许是男人汉子不在家，想让它看个院子壮个胆，有意给它喂食吃，想把它留住，可它并没有再找固定的主人。它谁家都

去，去了也不偷吃鸡食羊料，在院子里转上一圈，有碎鸡骨头、扔掉的剩饭，舔起来吃了就走了，不生分，很随意的样子，似乎哪一家都是它的主人，它倒成了村子里共有的狗。除了哪家本来养着狗，它是不进去的，有些避嫌的意思。以前马三家还在的时候，它可是整天趴在家门口，谁家也不串。这狗，到城里一趟，还增了些见识。它走路的姿势也从容了许多，慢悠悠的，很有些气度，像城里那些大小单位的领导。见过些世面就是不一样，河湾村的人就这样想。

村里人的想法黄狗并不知道，它还是每天早上挨家逐户地转一圈，就到山上去打食；晚上回到各家各户遛一圈，再回到自己家里。它每天第一个去的就是德成老汉家，晚上则是最后到德成老汉家。这也不是因为它本来就与德成老汉有些渊源，对他特别，而是因为它与德成老汉是邻居，顺路。

德成老汉也动过收养黄狗的心思。一方面是私心，儿孙们没一个在身边，每天除了五番乃玛子，他不知道还干些啥，一个人总是有些孤单；另一方面也是他养成的习惯，河湾村男男女女的人、大大小小的生灵，都是他关注的对象，都连着他的心。他当了大半辈子村委员会主任（人们习惯叫村长），整个村子都是他的家，谁出的事都是他的事，谁家的树枝折了，他的手指头都疼。有一条狗流落村头，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。虽然他不当村长十多年了，可这个习惯却一直改不掉。他有时候想，儿孙们劝他到城里去，他不愿去，也许是与这个习惯有关系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马三家的这条黄狗让他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那条狗，也是黄狗，皮毛上有黑梢子，像狼一样。话说回来，马三家的黄狗与他家的那条黄狗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应该是他家黄狗的后代，是儿子辈还是孙子辈，他分不清了。狗比人老得快，辈分也翻得快。他家的黄狗早在十多年前就死了，是老死的。死在哪里了，他没看到，尸体也没看到。在这之前，黄狗几乎是他的影子，他走到哪里，黄狗就跟到哪里。黄狗似乎受了他的影响，也是一脸的威严，也是爱在村里转悠，啥事都关己的样子。那时候，一村的人把那条黄狗叫狗村长。那条黄狗死后，他已不是村长了，也再没养过狗。

马三家的那条黄狗他以前没注意过，虽然模样有些像他曾养过的黄狗，但他认定这世上绝不会再有那样通灵性的狗了。马三家搬走了，那条黄狗到城里经历了一趟回来，性情似乎也变化了，越来越像他曾养过的那条黄狗了。它在村子里转悠的行为就像，神情走势也像。尤其是有天中午，他碰到黄狗嘴里叼着一只兔子的事，让他有些疑心回来的是马三家的黄狗还是他曾养过的那条黄狗了。以后发生的几件奇事更让他疑惑，他甚至觉得黄狗是从他的念头中新生出来的。

第四天早上，还是没有一个人进院子，还是只有那条黄狗到院子里来了一趟。

黄狗进来之前，德成老汉实际上早已经醒了，他似乎是等着黄狗，指望着黄狗。他忽然想起在清水河一带流传很普遍的一句俗语：沟滩村的人，指狗看瓜哩。那是靠不住的意思。他觉得有些失笑，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可怜，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可怜，他实际上是指望会有个人进来的。清真寺上阿訇念的邦克声响过后，他听到村上的老人们都从各自的家门里出来，重重地咳几声，脚步或轻或重地从村街上走过，到清真